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王雲五主編

山西先生真文忠公文集

(七)

真德秀撰

商務印書館發行

集文公忠文真生先山西

(七)

撰秀德真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種

總編纂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西山先生眞文忠公文集卷第三十五

題跋

鄭居士手寫古文孝經

自唐元宗御注孝經出世。不復知有古文。先正司馬公作爲指解。太史范公復爲之說。於是學者始得見此經舊文。然誦而習之者蓋鮮。況能服而行之者乎。居士鄭公居其父喪時。手抄此經。遵守惟謹。可謂篤志力行之士。方其落筆時。用紙蓋不暇精擇。此豈有意於傳哉。距今八十有五年。蠹蝕之餘。墨色如新。使人捧玩起敬。爲善之不可揜類若此。嗚呼。昔人於其先一器一物。猶謹而藏之。況此編居士之心。灑在焉。主簿君孝且賢。寶之以傳于後。使鄭氏子孫世爲篤孝之門。豈不休哉。主簿名堯佐云。

江峯文集

周伯起字起宗自號江峯野夫集二十卷

周君之文。諸公品題甚悉。然予之所以貴重君者。不在是也。蓋自昔文人。鮮顧檢操。以柳河東之藝且賢。而甘心自附於伾文之黨。元才子始爲御史。號稱勁挺。晚節顧由敕使以進。青蠅集瓜之誚。羞辱亡窮焉。周君嘗官赤縣。會中貴人以事至。有司挾權勢求必勝。君毅然弗之顧。卒明辨曲直而后已。夫身在下僚。而能矯矯自立如此。使君與子厚微之。易地而處。其肯爲二子之所爲乎。予觀江郎三峯上插層漢。如偉人傑士。盛服正色立于朝。姦諛爲之奪氣。意其所鍾必異。如君殆庶幾者耶。惜其沉淪選調。所蘊卒不少。

施爲可歎耳。君評論古人多中理。獨其辯靈均制行一節。顧有取於揚雄反騷之言。予所未諭。嗚呼。安得起居九原而商榷乎。

詹應之三經

餘干詹應之。自少有志經世之學。淹貫六藝。旁綜史氏記及百家言。蓋嘗薄遊江淮。覽觀山川形勢。畫戰守策。其言鑿鑿可用。顧當世亡知我者。退而湛思一室。自先儒治心養性之說。亡不觀。旣又曰。吾之身存。然後得以究吾之學。則夫道家者流。所謂嗇神保氣云者。固不得而略也。遂之廬山。入太平宮。發其函笈。所有窮日夜以讀。盡得其指歸。曰。黃帝老子之言。道也。後世神仙方藥。九還七返之訣。術也。道吾所當求。術有不必泥。於是研精陰符道德二經。疊年然後闕其妙。又謂周易參同契。二經之羽翼也。併爲之註釋。合凡數千言。頗用其法以自鍊養。年今六十有六矣。視其色如渥丹。兩目盡碧。或曰。子儒者。從事於此。得無爲聖門罪人乎。應之曰。嘻。子言是已。然嘗思之人之所以有生者。受命于天也。儒者欲全其所予之理。道家欲全其所賦之氣。夫理與氣。豈二物耶。今夫大圭拱璧。天下之至寶也。夫人而知之。故必爲之韞匱焉。纁襲焉。然後其實得全。亡害。理猶圭璧也。氣猶韞襲也。韞襲敗而冀圭璧之完。雖庸人且知不可。氣弊矣。而曰。吾以存吾理。其有是哉。故吾所爲養生者。非獨以嗇吾氣也。欲吾氣之神明。有以充其實理之光大也。昔者鄉黨之書。其言飲食起居之法甚備。蓋閔閔焉如護嬰兒。不敢少恣焉。非以氣一則動志。而安其身者。固所以保其性與。顧聖賢行之於日用之常。而道家雜之以數術之異。於是爲不同爾。吾儒者。不顧爲師說是守。而於它學有取焉。是吾之愧也。然吾惟保順其常。而非貪生以自利。庶其可免乎。且養形

延年。程子不廢導引吐內。上蔡取焉。子以爲如何。問者撫然曰。命之矣。予因采其語。書于三經之末。應之名谷。自號曰霞山子云。

慈湖先生行述

慈湖先生楊公將葬。叔謹書來命僕曰。先君之墓。子其銘之。先生門人建昌傅君正夫。不遠千里。訪予於粵山之麓。亦以是爲請。竊伏惟念。嘉定初元。先生以祕書郎召。某備數館職。始獲從之游。見其齋明盛服。非禮不動。燕私儼恪。如臨君師。其功之咸。下洎總麻。服制喪期。一以經理爲則。而容色稱之。平居接物。從容和樂。未始苟異於人。而清明高遠。自不可及。同僚有過。微諷潛警。初不峻切。而聽者常慊然。一日。見謂曰。希元有志于學。顧未能忘富貴利達何也。某恍然莫知所謂。先生徐曰。子嘗以命訊日者。故知之。夫必去是心。而後可以語道。先生之於某。可謂愛之深。而教之篤矣。惜其時方繆直禁林。役役語言文字間。故於先生之學。雖竊一二。而終未獲探其精微。憂患以來。粗知向道。思欲一叩函丈。求其指歸。而不可得矣。嗚呼。先生已矣。某復何所據以爲進學之地哉。夫未能深知先生之道。而欲傳信於百世之下。此某之所不敢也。雖然。有一焉。蓋今傳後之文。有狀有銘。而又或有表。先生之門。賢哲甚衆。今狀其事者。亦旣有人。銘於體爲最重。述其道當最詳。非門人高第不可也。如某者。或使之敘其梗概。而表於墓門。則其責差輕。而可勉。正夫幸以爲然。則願復于叔謹。而還以命焉。故書于行述之後。以俟銘者。正夫所慕正大。蓋有聞於先生之道者也。故其言皆實錄云。

慈湖訓語

慈湖先生之道。學者所共尊。顧嘗側聽諸公間。或不能無竊議者。謂泯心思。廢持守。談空妙。略事爲也。今觀正夫所錄。有曰。無思甚妙。思之正亦甚妙。又曰。徒思固不可爲學。不思如何是學。然則先生之學。其果泯心思耶。曰。學未純熟。不可廢守。又曰。敬以守之。於意態未動之先。守定用力。自然光明。先生之學。其果廢持守耶。至於言道以本心爲正。言德以直心爲主。則其爲論至平實。既與談空說妙者不同。而於當世之務。討論區畫。若指諸掌。又非脫略事爲者也。是四者。旣皆異乎所聞。至其爲說。有曰。成身莫如敬。書曰。欽曰敬。曰謹曰克。艱曰孜孜。曰兢兢曰勤恤。三五盛際。君以此命臣。臣以此戒君。蓋灼知不敬。則此心易動。敬則此心不動。此心微動。百過隨之。此心不動。常一常明。嗚呼。斯言至矣。非正夫之心。與先生通貫爲一。豈能傳之簡牘。不失其真哉。然則先生之言。固有功於後學。而正夫所錄。又有功於先生者也。

絮齋先生訓語

絮齋先生袁公。道德文學。慶曆元祐間人也。某以年家子。初拜侍于富沙。嘉定同朝。始獲親炙。某之庸鄙。於道未有所聞。先生獨以爲可教。方其數論時事。人多謂其闊疏。惟先生見輒嘉獎。甲戌外補。辱爲序言。以贈。稱其知有國。不知有家。知有天下安危。不知有己。訢感始出。關夜宿南山之招提。詰旦。辨色吏聲。門以告曰。袁司業至矣。亟披衣迎拜曰。先生何出之蚤耶。先生曰。此何時而安寢也。坐論世事。至於涕流。先生盛心。昭揭日月。今猶赫赫也。方是時。某年壯氣銳。舉措有不合於道者。先生直切切規警焉。其後聞某頗自約。敕輒對客談道之。今傳君正夫所錄訓語。蓋有一二爲某發者。然自招提之別。暨于先生沒。蓋十有二年。迄不得再見。歲月侵尋。學弗加益。悠悠長道。未知所窮。常恐有負先生期許之意。追念疇昔。爲

之愴然歎九原之不可作。用謹志于訓語之末云。

建昌三傳君行狀

士有爵位窮于朝而名不見齒於鄉之父老。事業彰於世而行不足以服其家之僮奴。蓋暫立者易能。素積者難揜故也。傅氏三君子或仕幾達而不年。或方仕而遽已。或終其身未嘗仕。然其德譽藹於州閭。學問稱於師友。其歿也。縣大夫至繪像於學而祠之。此可以苟得乎哉。記曰。微之顯。誠之不可揜。詎弗信夫。

著作正字二劉公誌銘

永嘉葉公之文。於近世爲最。銘墓之作。於它文又爲最。著作正字二劉同爲一銘。筆勢雄拔。如太史公歎咏悠長。如歐陽子於他銘又爲最。嗚呼。二劉公不可復見矣。若永嘉之文。亦豈易得哉。其言紹興末迄淳熙中。名儒十餘人。言論同。出處偕。如立直木於九達之衢。後生有所望而趨。讀之令人慨歎不已。夫言論同。出處偕。世之所指爲朋者也。名儒十餘人。旣爲一朋。望而趨者。不知幾千百。又爲一大朋。則士之相朋。莫斯時若也。然適足以增淳熙之盛。其功及於紹熙慶元間。至韓氏用事。惡其朋而盡錮之。其患有不可勝言者。乃知阜陵規摹。真可爲萬世法。而歐陽子信爲知言也。二劉公在當時。名論最高。惜皆弗究於用。今建陽大夫克莊昆弟。方以文學材猷自奮。其尙有以成前人之志云。

著作劉公奏藁

某少時讀著作劉公所對館職策。未嘗不拊卷歎息。今又從公之孫建陽令尹。得公奏藁讀之。其輪對則斥近倖盜權以爲陰侵陽之應。其上封論事又申言之。至謂流蕩戲狎常始於燕游之無度。人獸雜亂。常

出於御幸之無節。嗚呼。其亦可謂激切也已。使遭前代諱言之時。其召譴賈禍。當如何耶。而我阜陵優容獎納。曾無纖介忤意。主聖臣直。詎弗信夫。方乾道淳熙間。中外旣已大治。獨近習有窺嚙笑。賣福威者。一時端士正人。指陳闕失。必以是爲先。若相國陳正獻公。參政龔公。朱文公。張宣公。鄭自明。魏元履數君子。與著作公前後若出一口。卒之佞幸小人。消縮摧沮。不能大爲姦慝。雖阜陵英威聖斷所致。然亦朝多君子。正論日聞之力也。嗚呼。盛哉。

著作春秋講議

昌黎公寄玉川子詩。有春秋三傳束高閣之語。學者疑之。謂未有舍傳而可求經者。今觀著作劉公講義。一以聖筆爲據依。其論秦穆公以人從死者。晉文之召王。宋襄之用人于社。皆以經證傳之失。所謂偉然者也。昔歐陽子患僞說之亂經。著爲論辨。自謂時雖莫同。千歲之後。必有予同者。曾未二百年。而劉公之論春秋。蓋與之合。公而有知。當不恨後世之無子雲矣。所講纔十有二條。麟經大指。略盡於此。其言曰。吾聞法吏以一字輕重矣。未聞聖人以一字輕重春秋也。旨哉言乎。足以破世儒之陋。學者其深味之。

史記考異

觀劉公此編。見前輩讀書考古。其不苟也如此。可以爲學者法矣。

南軒東萊帖跋

南軒先生帖。當在以郎官兼侍立時。方發運司之置也。一時賢士大夫。爭議甚衆。先生亦因對及之。至是遂罷去。自昔儉人圖進用。必以功利中時君之欲。故諫者莫能入。惟孝宗天挺聖哲。聞善若決江河。用能

斥去聚斂之臣。如棄涕唾。帖中所謂上聰明能受盡言。謂此也。東萊先生二帖。其一爲博士太學時。其一自太學分教嚴陵時。蓋先後年歲間爾。是時中外多君子。二先生帖所謂聖錫者。端明汪公謙之者。艾軒林公元晦者。新安朱文公。而周洪道之特立。丘宗卿之盡言。趙子直之好學。亦見帖中。皆當時名流也。主德盛明。賢才林立。猶陽春正中。風日怡暢。奇葩異植。紛萼天壤間。此其所以爲淳熙歟。慨慕之餘。敬再拜而書其後。

東萊與劉公帖

孔子曰。爲仁由己。曾子曰。以友輔仁。二說若異。何耶。蓋仁者。道體之全。精粗本末。大略完粹矣。有罅焉。如毛髮。猶足以病其全。自昔聖賢。俛焉孳孳。斃而后已者。以是焉耳。克己勝私。猛厲奮發。人固無與於我。切磋琢磨。相觀而善。我豈無賴乎人。此聖門所以先後發明之也。觀東萊先生與著作劉公帖。雖吏事纖微。有所聞亦必以告。豈非所謂輔仁者與。近世欺諛成風。平時號深交密游。聞過鮮相規警。不惟無以成人之仁。其自處亦不仁矣。追仰前脩。可爲永慨。

夏宗禹悟真講議

天台真人張平叔。作悟真詩百餘篇。行於世。識者謂參同之後。纔有此書。予閒中雖頗涉獵。然未能識其妙處。雲峯夏宗禹。自東嘉來遊幔亭。示余所爲悟真講義。章剖句析。讀之使人渙然無疑。顧方掩關謝賓客。不能從君從容咨叩。以盡其妙。然聞君之爲人。材智磊落。蓋嘗入山東幙府。奉檄走燕齊間。功名之志。銳甚。年未五十。遽欲捐棄軒冕。徙安期羨門。爲海山汗漫遊。其太蚤計矣。予頃聞道家言。學仙至難。唯大

忠大孝不竢脩鍊而得其說渺茫荒忽未易測知然使天上真有仙人必忠臣孝子爲之非可倖而致也今以君之材雖不求用世將有不吾置者勉爲明時植立功業報國榮家忠孝兩盡然後從君鼻祖夏黃公戲橋中遨商山無不可者君又有陰符講義諸書留茂潛樓賜叔已爲之序引故不復云

畫師帖

朱文公以臨探微所畫師子像遺其外
孫黃輅·輅字子木·勉齋長子也·

昔者君子之立於世也其德則剛健之德其情則正大之情故以之閑吾道而異端褻氣以之正朝綱而姦邪喪魄自孟子沒惟伊川程夫子晦庵朱先生爲能兼之嗚呼偉哉子木之幼也晦庵已深期之今其問學日進而氣志日彊蓋庶乎不負先生之期許者雖然豈易事哉夫必剛健之德不爲慾奪正大之情不以私汨卓然自立萬物莫能撓然後有以勝此爾子木其勉之

羅文恭公奏議

讀文恭奏議然後知公有古大臣格心之業也蓋鄒孟氏歿世不復識大學源流雖名卿賢大夫不過區區力待其國冀免禍敗焉爾獨一輩仲舒惓惓爲有見而志弗及故子程子嘗論之曰知求治不知正君知規過不知養德識者謂其切中後世之弊經筵之疏勤拳懇惻百世之誓龜也方寧宗初衆賢盈庭而文恭號稱巨擘正心一疏藹然仁義之言視子程子庶幾亡愧倘天假之年俾獲盡行所學則古大臣事業可以復見安得有異時權姦之馭哉拊卷慨然爲之流涕

羅氏六有齋詩齋名取橫渠說

某竊聞之子朱子曰橫渠斯言甚善君子終日乾乾不可食息間亦不必盡日讀書或靜坐存養皆是用功處天地生物以四時運動春生夏長固是不息雖秋冬凋落生意未嘗不在其中學者常喚令此心不死則日有進嗚呼斯言至矣某願與吾能甫共勉焉

宋文叔編仁說

昔有問仁於程子者子曰此在諸君自思之將聖賢言仁處類聚觀之體認出來其後南軒張氏袁洙泗言仁爲一編而朱子乃以書告之曰類聚孔孟言仁處以求夫仁之說程子爲人之意可謂深切然專一如此卻不免長欲速好徑之心滋出口入耳之弊夫朱子之學源流於程氏者也而其論顧不同何哉蓋程子之教人欲其體認於己以致求仁之功若徒會粹其言以資論說何益哉二先生之切於爲人則一也宜春宋君文叔輯語孟言仁而爲之標略用意美矣予欲其實踐程子之言而毋蹈朱子之所戒故爲題其末云

周氏翰苗記

嘉定某年某月詔旌表隆興府武寧縣進士周某等門閭越某年某月復御宸翰書棣華堂三大字以賜今皇帝嗣服之某年有旨周某家秋賦其卽縣以輸某等旣承命則以屬已尉章子仁記之又因子仁求文於某以繫于末某惟孝悌者民性之常不疎教而能也然自昔明盛之朝必深加褒勸者豈曰以利誘人俾相率而爲僞哉蓋天命之性雖人所同而脩道之教則君職有不可已者故周以六行導民漢以三事設科孝友弟順皆居其首聖朝雖循唐舊用文墨拔士然窮山長谷穹闔下里之氓有以至性篤行聞

者。長吏必列于朝而顯異之。自國初迄今。其以旌門于書史者。奕奕相望。蓋風化之原。莫尙於此者。書曰。表厥宅里。值之風聲。其斯之謂歟。恭惟聖明初政。它未遑及。獨推本先皇遺志。隆恩茂澤。首及於匹士之微。至憫其賦輸之塵。假之俾無車牛任輦之役。豈非不世之榮遇也哉。雖然。周氏之所以獲褒于朝者。以其異也。而在周君之心。則不可少自異也。蓋孝悌之至。通于神明。然後爲亡愧。而兄弟既翕。和樂且湛。亦曰。壺範之常。而非過也。然則周君。其何以答上之賜哉。必也弟昆相勉。致知篤行。以求合於孔門之仁。中庸之誠。大學之至善。一旦得位于時。則移其所以事長者事君。推其所以居家者。措之事業。庶乎不負兩朝寵異之恩。周君其然之否乎。

史太師與通奉帖

史氏在周。爲太史佚之。言論與周召並傳。在漢西都。爲咸里左將軍丹。伏蒲諫爭。有功元成間。迨我宋中興。而太師忠定越王。出有太史之言論。與將軍之功。而忠厚所積。則過之矣。方其柄國時。護公道如命脈。惜人材如體膚。在廷諸賢。持議間有不同。而包涵容養。亡秋毫忿疾意。異時復還宰路。所薦進皆海內第一流。不以同異爲用舍。淳熙初入見天子。以寬大開廣上心。其言尤反復篤至。平生行事。大抵根本此意。故能爲國祈天永命。身與家亦與蒙其休。故參政樓公序六老圖。謂其闔門習成忠厚。無一人爲刻核事者。福祿之盛。豈偶然哉。今江右將漕之先君子通奉公。與忠定實是弟昆。雖顯晦弗同。而其德蓋相伯仲。故淳熙丁未歲。一門三進士。當世榮之。太師所予通奉帖。正其時也。丞相旣世秉鈞衡。將漕亦荐持使者節。以文學政事自見於世。昔東坡蘇公。謂君子之澤。得其人則可至於百傳。今史氏之所積旣豐。將漕尤

董然慈仁。所至以拯民卹物爲事。其培之者又如此。則流澤之未艾可知矣。嗚呼。天道分明。此太師帖中語也。人能知天道之可畏。則雖強之從薄。亦不肯爲。不然者。皆所謂欺天者也。敢併及之。以發明太師之本指云。

書穎齋記

易曰。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蓋知識欲其高明。故效天。操履貴乎篤實。故法地。二者不容一闕也。余雖未熟周君觀德莊少仙所記如此。則其人蓋有志於上達之學者。然升高自下。陟遐自邇。未有不由下學而可驟致者。若徒馳志高遠。而無真積力踐之功。則亦憑虛憶度而已。安能實有進於此哉。且毛生戰國策士辭氣夸詡。蓋孔門所謂不遜者。非學者所當尙。少仙斂藏之語。周君其佩服之。

葉清父同歸錄後序

予友葉君清父深於易。而喜讀神仙之書。輯萬論同歸錄以示人曰。此與易相表裏者也。或難之曰。夫屈伸之循環。往來之更代者。易之道也。昧屈伸往來之理。以求長生不死者。神仙之術也。二者猶冰炭之不合。故有易則無仙。有仙則無易。而吾子偕學焉。其有說乎。清父曰。子知易與仙之殊途。而未知其歸之一也。吾請嘗試言之。子亦嘗試聽之。夫陽尊陰卑者。分之常也。陰升陽降者。氣之反也。然常者爲否。爲未濟。反者爲泰。爲既濟。人而知此。則養生之說在其中矣。且一陰一陽者。理之不能相無者也。易之道。必貴陽而賤陰。仙之道。亦必進陽而消陰。其自然脗合又如此。豈非所謂歸之一耶。夫世之有治亂存亡。猶人之有始終生死也。聖人於易。苟可以常治而無亂。存而無亡者。必深致其意焉。彼爲神仙之說者。貴其生。欲

其長生。患其死。欲其不死。若悖乎天地陰陽之常理。推其用心。亦若是焉而已爾。故乘雲馭風。雖非吾之所能。必然保精而養神。養性而益命。全其生。毋傷其生。亦豈理之所無哉。然則謂易之與仙相爲表裏。不可也。難者乃解。既而清父以告予。予謂易之爲道。廣大悉備。故凡天下之數術皆宗焉。而非數術所能盡也。仙之與易。蓋判乎其二致。而理之相符。則有如清父之所云者。故采其說。繫于同歸錄之後云。

楊文公眞筆遺教經

遺教經。蓋瞿曇氏最後教諸弟子語。今學佛者。罕嘗誦而習之也。蓋自禪教既分。學者往往以爲不階語言文字。而佛可得。於是脫略經教。而求其所謂禪者。高則高矣。至其身心顛倒。有不堪點檢者。則反不如誦經持律之徒。循循規矩中。猶不至大繆也。今觀此經。以端心正念爲首。而深言持戒爲禪定智慧之本。至謂制心之道。如牧牛。如馭馬。不使縱逸。去瞋止妄。息欲寡求。然後由遠離以至精進。由禪定以造智慧。具有漸次梯級。非如今之談者。以爲一超可到。如來地位也。宜學佛者。患其迂。而不若禪之捷。與以吾儒觀之。聖門教人。以下學爲本。然後可以上達。亦此理也。學佛者。不繇持戒而欲至定慧。亦猶吾儒舍離經辨志。而急於大成。去灑掃應對。而語性與天道之妙。其可得哉。余謂佛氏之有此經。猶儒家之有論語。而金剛楞嚴圓覺等經。則易中庸之比。未有不先論語。而可遽及易中庸者也。儒釋之教。其趣固不同。而爲學之序。則有不可易者。文公留情佛典。而於此經。尤所欽重。至親寫之翰墨。豈非以此爲學佛之實地歟。公之孫九江史君。將以勒之石。故爲發其大指云。

感應篇

世謂感應之言獨出於老佛氏非也。書有作善降祥之訓。易有積善餘慶之言。皆此理也。顧嘗思之。所謂善者。果何事耶。傳稱活千人有封。而殺降者殃。及三世。然則有志於善者。必其權足以生人殺人。然後可也。陋巷簞瓢之士。將焉從而用力乎。否則嚴禱祀以徼福於鬼神。植因果以希報於冥漠。此又利心之尤而不足以爲善者也。然則當奈何。余嘗聞諸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舜之徒也。又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夫雞鳴而起。未與物接。善烏乎施。存心養性。此人事也。於天何與。嗚呼。知乎此而後知爲善之本矣。蓋天命之性。賦之於人。本皆至善。自夫汨之以私。亂之以欲。然後反善而之惡。爾心者。所以主乎性者也。吾能兢畏齋栗。如臨君父。如對神明。則本心常存。而性不失矣。循性而行。何往非善。是爲不負天之所予者。卽所以事天也。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者。爲此而已。苟存乎此。則天下之善。皆自是出。雖功被萬物。澤及百世。亦舉而措之爾。予故曰。此爲善之本也。仙游居士楊公。刻感應篇以施人。予懼世之人。不求諸內。而求諸外。願以力弗足而怠焉。又或出於僥求。覬幸之私。而反流於不善也。故書之篇末。以告觀者。庶不失楊公之本指云。

太一天尊應驗錄

神景方士周道珍輯。太一天尊應驗事。爲錄以示某。某稽首再拜言曰。大哉。天道之至仁也。書曰。號泣于旻天。又曰。無辜籲天。傳曰。人窮則呼天。天之爲天。蓋可以號而懇。可以籲而聞。可以嘯而答也。古今載籍所傳。若五月蜚霜。白虹貫日等事。不一而足。則知天道雖遠。而民之嘯呻歎惜。未嘗不亟聞。未嘗不亟應也。世待見尋聲赴感之號。出於道家者流。遂以爲眇芒荒幻。無所究詰。而不知自昔聖賢。已有是言。古今

天下實在之理。特儒者言其常。道家紀其異。有不能同爾。然則太一之在天。果何神耶。按司馬遷書。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又云。天神貴者太一。其佐曰五常。天位在中宮。而佐以五帝。則太一者。其諸天帝之異名歟。道家所謂太一天尊者。其諸卽此神歟。嗚呼。上帝臨女。無貳爾心。讀是錄者。當知天與人接。其近如此。兢兢慄慄。一念有所不容欺。毋徒恃隱痛之可以哀祈。辜咎之可以求免而已。是乃道珍所爲次輯之意。觀者其詳之。

勅封慧應大師後記

皇帝陛下改元紹定之夏四月。有詔封建寧府浦城縣景祐南豐院故淨空禪師爲慧應大師。先是嘉定十五年。汀邵劍三州疫死者各以萬計。浸淫將及縣境。時旣十月矣。而炎鬱不少衰。知縣事臣知孝亟詣師而禱焉。風雨旋至。瑞雪繼之。浹旬之間。瘴氣如洗。明年夏五月。田以旱告。知孝又禱焉。越二日。雨明日又大。雨高下霑洽。歲以有秋。知孝旣新其祠以報邑人父老。又列其事于縣。縣以告于府。于轉運司。轉運司下旁郡審覈。如父老言。乃具以聞。請按寶慶三年明堂制。書錫師顯號。時知孝已任侍御史。數以師神異之蹟。誦言于薦紳間。聞者爲悚然興敬。於是奉常議以慧應大師爲號。用章厥靈。制曰。可是年某月。勅書至。知縣事臣植。帥吏民迎拜奉安。且將以所下書勒石于師之祠。顧謂臣德秀。盍誌其事。臣德秀竊惟昔者。帝王受命顯穹。爲神人主。旣設爲公侯卿大夫。事臣羣吏之位。擇天下賢能以居之。惠綏吾民。俾各有寧宇。而又秩百神。崇明祀。以佐人治。所弗及。凡皆爲民而已。故人臣之盡心官守者。有陟典焉。有加命焉。而年事順成。亦必豐其祀。以報幽明。雖殊其爲勸獎。一也。後世緣古人追稱之禮。凡神之有功於人者。